

所記，大致相同，當爲賈耽道里所本。據此，是康豔典之來始於唐之初年有胡人與之同來。斯坦因寫本又云：

『新城東去石城鎮二百四十里，康豔典之居鄯善，先修此城，因名新城。漢爲弩支城。又有蒲桃城，南去石城鎮四里，康豔典所築，種蒲桃於此城中，因號蒲桃城。』又云『薩毗城西北去石城鎮四百八十里，康豔典所築。其

城近薩毗澤，山險阻，恒有吐番及吐谷渾來往不絕。』（並見伯希和蒲昌海之康居聚落引。）由此言之，是豔典東

來，共築四城，自且末之東至蒲昌海，皆爲康豔典所佔據也。但其所居之人民，根據寫本所云：有胡人（即汎指西域人）有吐番人，有吐谷渾人，不盡均爲康國人也。事實上在康豔典東來以前，有吐谷渾人佔據鄯善一百八十餘年，豈無餘種遺留於鄯善耶。又斯坦因所獲文書斷片中有云：『納職縣下，大唐初有土人鄯伏施，屬東突厥。

以徵稅繁重，率城人入磧奔鄯善，至吐谷渾居住，走焉耆，又投高昌，不安而歸。胡人呼鄯善爲「納職」，因從鄯善而歸，遂以爲號耳。』（一〇）按唐之納職在今哈密附近，闢展之南。鄯伏施疑爲鄯善國之土人。又云屬於東

突厥。則其土人亦有突厥人可知也。斯坦因又於一九〇七年在西藏堡壘發現古突厥文字若干，後經湯姆生教授

(Prof. Thomson) 研究，指出有許多人名，大概是發給突厥士兵護照及通行證之類。據此是鄯善曾一度役屬突厥，故

突厥人在此作軍事建設，而其士兵亦大抵皆突厥人也。又查新唐書突厥傳畧云：『當隋大業中，曷薩那可汗降

隋，國人不欲，乃共立達頭孫，號射匱可汗，建庭龜茲北之三彌山，玉門以西諸國多役屬之，與東突厥抗，射匱

死，其弟統葉護嗣，是爲統葉護可汗。統葉護，勇而有謀，戰輒勝。因併鐵勒，下波斯、罽賓，控弦數十萬，徙

庭石國北之千泉，遂霸西域諸國。悉授以「頡利發」，而命一「吐屯」監統以督賦入。』據此，是康國已役屬於